

王梅痕編

中華現代文學選

中華書局印行

中華書局出版

戲劇



金絲籠

陳楚淮著 一冊 七角

青春的夢

張聞天著 一冊 三角半

哈孟雷特

田漢譯 一冊 五角

William Shakespeare: Hamlet

沙樂美

田漢譯 一冊 六角

Oscar Wilde: Salome

羅密歐與朱麗葉

田漢譯 一冊 六角

William Shakespeare: Romeo and Juliet

琪琪康陶

張聞天譯 一冊 五角

Gabriele D'Annunzio: Gioconda

威廉退爾

馬君武譯 一冊 三角

Schiller: Wilhelm Tell

詩人柏蘭若

李萬居譯 一冊 六角

Sacha Guitry: Jean Pierre et Beranger

聖女的反面

蕭石君譯 一冊 三角

Francois de Curel 著

武者小路實篤戲曲集

一冊 七角

武者小路實篤著 崔萬秋譯

孤獨之魂

一冊 五角

武者小路實篤著 崔萬秋譯

人的生活

一冊 四角

武者小路實篤著 李崇武·毛詠棠譯

妹 妹

一冊 四角

武者小路實篤著 周白棣譯

國語羅馬字 最後五分鐘

一冊 七角

對話戲謔 *A. A. Milne 著* 趙元任譯

中華現代文學選第三冊目錄

南歸	田漢	一——二八
車夫之家	歐陽予倩	二九——四二
復活的玫瑰	侯曜	四三——七八
一片愛國心	熊佛西	七九——一八
假洋人	白薇女士	一九——四六
討魚稅	馬彥祥	一四七——一六六

南 歸

田 漢

人物：

母

女

少年農人

流浪者

時代：

現代

佈景：

農家門前，井，桃。

少年
伯母。

「老母坐井欄縫衣，少年農人持釣竿，提魚串由右側上。」

母 呵！李大哥，釣魚去來嗎？（放下衣）

少年 釣了好幾尾魚，送給你老人家。

母 哦呀，好鱖魚。

少年 今天和爸爸從田裏回來，忽然想去釣魚，果然給我釣了好幾尾。快拿盆子來罷。

母（進去拿盆子出來盛了魚）你真是個可愛的孩子，又能幹，又勤快。

少年 你老人家誇獎得好。

母 真是，我要有你這樣一個孩子多好。

少年 有好的女兒，不也是一樣嗎？

母 女兒雖然好，究竟是女兒，男孩子做的事情總做不了。並且女兒總是要嫁給人家的，也不能跟着我一輩子。

少年 ……假使女兒嫁了人依然可以跟着你，不也很好嗎？

母 那怎麼能辦得到。

少年 怎麼辦不到呢？

母 ……

少年 伯母，我拜託你老人家的事情，你問過了沒有？

母 怎麼沒有問過。不過問也是白問了。她還是想着那瘋子。

少年 你老人家難道就這樣順着她的意思嗎？

母 我現在祇有這一個女兒了，我不順着她，難道好天天打她罵她嗎？

少年 不過，這也不是一回事呵。別說那個人去了一年多了，不見得會回來，就使回來，也不見得能養你老人家一輩子。那樣流浪慣了的人，也不知又要流到那裏去。他去年要去的時候，你老人家那樣留他也留不住，他若是再要去，春姐可以跟着他去，難道你老人家也好跟着他去嗎？

母 是呀，我也曾這樣想過，從前老頭子在的時候，我還不覺得什麼，自從去年老頭子一死，我所靠的祇有這一個女兒了，我怎樣不想把女兒嫁一個妥當的人家呢？

少年 那末伯母，你老人家覺得把她嫁給我妥當不妥當呢？我家裏也有幾畝田，也有一些坡土，我也很能做工，從來不偷懶，家裏又在這近邊，還有什麼不好呢？

母 好自然好，可就是女兒不好辦。

少年 就是春姐她雖然還思念着那個人，可是日子久了她也就會把他忘記了，何況我們從小一塊兒長大。她也不是那麼討厭我的。

母 是呀。我也這麼想呵，要是事情定了，她也不會怎能不聽話的。

少年 既然這樣，那末你老人家爲什麼不早把這事情定下呢？

母 定下也可以。

少年 那末，你老人家便是我的娘了。春姐沒有父親，我沒有母親，這一來彼此都有了。
母 孩子，我剛才不說過了嗎？我願意有你這麼一個兒子。

少年 我歡喜極了。我歡喜得要哭了。

「女在內呼聲。」

女 媽！得弄菜了。

母 哦，我就來了。（對少年）我要弄菜去了。你坐一會兒，我叫春姐出來陪你！

「母攜剛補好的衣物和魚盆入內。」

少年 呵，我這一下心裏才安了。可是……

母（在內聲）孩子，你到井裏打一點水來呀，你看缸裏沒有水了。

「女攜吊桶出。」

少年 呵，春姐！

女（默然致敬）明弟，什麼時候來的？

少年 來了好一會了。

女
.....

「默然攜水桶至井邊打水。」

少年 打水嗎？讓我來幫你打罷。

女 謝謝，我自己會打。

少年 （止之）春姐……

女
.....

少年 （欲泣）難道我這幾年來每天每夜的哀求，一點不曾動過你的心嗎？

女
.....

少年 伯父是死了，家裏剩下伯母同你了一個男子也沒有，難道就這樣子把一輩子過下去嗎？

女 明弟，你知道我是在等待着一個人的。

少年 我知道，不過他真會回來嗎？

女 會回來的。

少年 你怎麼能夠知道他一定會回來呢？

女 我是這麼想着！

少年 他有信給你嗎？

女 沒有，從他去了以後，一直不曾有過半個信給我。綠衣的信差，每天走過我家的門，可是他一直不曾停留過呵。

少年 可不是？人家把你忘了，你怎麼還苦苦地記念着人家呢？

女 你怎麼知道他把我忘了？

少年 他一直不寄信給你，怎麼不是忘了？

女 不寄信給我，就算是忘了嗎？他每天晚上總在夢裏來找我呢。

少年 那是你忘不了他呀。

女 對呀，明弟！至少我忘不了他呵。你看井邊的樹下，不是他老愛坐在這裏寫他的詩的地方嗎？他不是時常要我坐在那一邊給他畫的嗎？他不是又常愛拉着我手同靠着這枝樹坐了，對我講外國故事和他流浪的經過的嗎？你看這樹皮上，不還彫着他贈給我的詩嗎？這樹還依舊的長着，花還依舊的開着，樹皮上的字還像剛剛彫的時候一樣的新鮮，我怎麼能夠忘得了他呢？……

少年 那末，春姐……

女 ……………

少年 你究竟什麼時候可以忘記他呢？

女 明弟呵，要等到這樹枝枯了，葉也落了，花也不開了，樹皮上的字也沒有了……

少年 那是一輩子呵……

女 是呵，一輩子我也忘不了他呵，明弟。

少年 （跪抱其足）春姐，你怎麼忘不了他，就這樣忘得了我嗎？我們不是一塊兒長大的嗎？我不是從不會離過你嗎？我不是願意永久地守着你嗎？……

女 明弟！你就不該是從小和我一塊兒長大的呵；就不該始終不會離開我呵；就不該要求永遠守着我呵。你瞧他，他是和你多麼不同：他來，我不知道他從那裏來，他去，我不知道他往那裏去。在我的心裏，他就像神一樣。他坐着的時候，站着的時候，他的眼睛總是望着很遠很遠的地方，我雖然不曉得什麼，可是我心裏想那很遠的遠方是怎樣一個有趣的地方，怎樣的充滿着自由愉快的東西呵。他是那麼一個神也似的人，他雖然離了我，我總是覺得他隨時站在我的身邊，隨時在對着我的耳邊細聲說話。我知道他那一天會忽然回來，會把我帶回去，帶到他時時望着的那很遠很遠的地方去……

少年 呵，春姐，他一定是個鬼怪，一個精靈，你着了他的魔了。

女 也許，不過這是我願意的呵。

少年 那末，你怎麼也不願意我嗎？

女 ……明弟，我辜負了你。

少年 呵，春姐……

「母出。」

母 好呵，你們倆這樣好，娘就有靠了。

「女急起身提水入廚。」

母（低聲對少年）孩子，她肯了嗎？

少年（苦笑）唔。

母 那麼好哪。你明天請何先生來，我就把八字交給他罷。

少年 唔。

母 怎麼這會兒到害起羞來了！快進去大家安排桌子吃飯。

少年 不，伯母我要回去。

母 怎麼又客氣來了。進去呀！

少年 不，我去了，伯母。

母 你一定要去嗎？那末，你明天早些兒同何先生來，我等着你了。

「少年持釣竿由右側下。」

母 到底是小孩子有點兒害羞。（將入）哦呀，雞還沒有關哩。孩子，快給關了罷，別讓豺狗拖去了。

「女應。」

女 是。

「母入室開燈。女取米喂雞。」

女 甯甯甯！

「趁雞吃米之際一一捉之入罍。」

「關雞畢，忽在門外顛一步，見一破鞋。」

女 媽！誰把這隻鞋拖出來的？

母 （在內）什麼鞋？

女 （舉示之）這隻鞋呵！

母 （在門口）哦，那瘋子留下來的破鞋嗎？那還有誰，還不是來富（狗名）拖出來的，真是條沒用的狗！昨天把我攔在床下一隻雨鞋也拖出來了。

女（取鞋默然玩視。發出嘆聲來。）鞋呵，你破了！鞋呵，你破了！

母（重至門口）孩子，快進來呀，又在那裏破鞋破鞋的，你連他一隻破鞋都不肯丟掉，他恐怕連你名字都忘了呢。

女 媽。不會的呵。

母 不會的！你媽從前也曾以為世界上有許多不會的事。可是後來那些不會的事都很不客氣的一樁樁的來了。比方你爸爸病得厲害的時候，曾拉着我的手說他怕死。我說，『這事是不會有的，你要是死了，丟下我們怎麼辦。』可是後來你爸爸畢竟死了。就是那辛先生罷，在我家住了一年多，我們對他也算不錯，就當做家裏人一樣看待，以為他是不会走的了。可是後來他也畢竟要走。

女 他是想起家鄉來了才要走的呀。誰又能丟得了家鄉？我要是流浪到很遠的地方去了也要想起家鄉來的呀。

母 你以為他真是想起家鄉的緣故嗎？

女 怎麼不是？他走的時候對我說他看見了江南的桃花，不覺得想起北方的雪來了。他們那裏有灰色的天，黑色的森林，白色的雪山，他快三年不會見過那雪山了。就和我要是出門三年了，也不能不想起我們這桃花村呵。何況據他說，那雪山脚下還住着那年老的爸爸，可愛的妹妹，他怎樣不想要回去呢？

母 唉，孩子，你別替他辯白了。他可曾告訴你那雪山脚下還有一灣碧綠的湖水，湖水傍邊還有一帶青青的草場，草場上放着三五隻小羊，柳樹下坐着一個看羊的姑娘呢？

女 ……………

母 他可曾告訴你，那姑娘常帶着她的小羊，來到那湖邊的草場上，對着那太陽快要下山低聲兒唱歌呢？

女 ……………

母 他可曾告訴你，他雖然流浪在遠遠的南方，可是依然忘不了那姑娘，那姑娘唱歌的聲音還很淒涼的留在他的耳邊呢？

女 ……………

母 他可曾告訴你，他忘不了那姑娘，——那姑娘灣灣的眉兒，又大又黑的眼睛，還有那披在肩上的黑色的波浪似的好頭髮呢？

女 ……………

母 他可曾告訴你，他因此才離開南方，回到他的故鄉，去看那看羊的姑娘，自然也看看他那雪山脚下的他的爸爸和他的妹妹。他此刻當然已經娶了那個姑娘，白天裏在山上，湖邊唱着歌？晚上談笑在一房，誰還記得南方有個傻孩子，還抱着他留下的破鞋，儘在這裏想着他望着他呢？

女……（抱着破鞋木人似的倒了）

母 嚶呀，孩子，娘錯了，娘是騙你的，你怎麼這樣地當真呢？孩子！孩子！

女（撫着鞋）呵，鞋呵，我的命運和你一樣呵。

母 呵，謝天謝地。孩子，娘時常教你别這麼癡，這年頭癡心的人過不了日子。呵，你得想開些，快把這破鞋扔掉罷。抱在身上把衣服弄髒了。娘回頭難得洗呵。

女 不……

母 孩子，快起來呀。聽話。

女 不起來……

母 別和娘淘氣了。現在祇剩下娘和你了，沒有你誰還來管娘，沒有娘誰還來管你呢。

女（拉着她娘）娘……

母 孩子……

母（聞得廚房飯香）呵呀，飯燒焦了，孩子，聽話，快起來。娘要弄菜去了。

「母急下。」

女（徐起坐在樹下的井欄上，感傷地念樹皮上的詩）

這裏我曾倚過我的手杖，
這裏我曾放下我的行囊。
我在寂寞的旅途中，
曾遇着一個可憐的姑娘。

我曾和她並坐在樹陰，
我曾對她談流浪的經過，
她睜着那又大又黑的眼睛，
癡癡呆呆地望着我。

姑娘呵，我是不知道愛戀的人，
但是你真癡得可憐。
我縱然流浪到多遠，
我的心兒將永在你的身邊。

你聽見晚風兒吹動樹葉兒鳴，

那便是我呼喚你的聲音。

你看見落花隨着晚風兒飄零，

那便是我思念你的眼淚縱橫。

「忽來一人影，漸行漸近。女徐徐抬起頭來。」

影 這裏是春姑娘的家嗎？

女 是，那一位……（漸近其人）你不是辛先生嗎？

影 呵，春姑娘，我來找你來了。

女 真是你？我不是做夢嗎？（審視）呵，辛先生望得我好苦。

影 ——（即流浪者，趨前抱女）

母 孩子，怎麼不進來吃飯呀？誰來了？誰（徐徐走近）呵，你呵。

流浪者 ……………

女 是呵，是他來了。我以為是做夢呢。娘怎麼樣？他畢竟給我望到了。